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辑

世界文学 3
WORLD LITERATURE 1996

I106

187:3

765292

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双月刊 BIMONTHLY)

1996年第3期 总第246期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765292

主 编	金志平	副主编	申慧辉	许 铎			
编 委	戈宝权	卞之琳	叶水夫	申慧辉	吕同六	许 铎	
	李文俊	李政文	陈冰夷	张 黎	严永兴	季羨林	
	林一安	罗大冈	金志平	高 莽			

I106

1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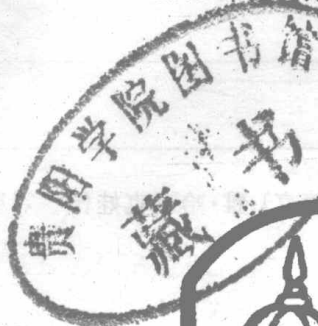
765292

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双月刊 BIMONTHLY)

1996年第3期 总第246期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765292

主 编	金志平	副主编	申慧辉	许 铨			
编 委	戈宝权	卞之琳	叶水夫	申慧辉	吕同六	许 铨	
	李文俊	李政文	陈冰夷	张 黎	严永兴	季羨林	
	林一安	罗大冈	金志平	高 莽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辑

书简五封	茅 盾	6
记茅盾与美国作家马尔兹的一段交往 ——关于茅盾致马尔兹的两封信的来历	陈冰夷	16
茅盾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李 岫	28
茅公谈画	高 莽	51

小 说

短篇小说六篇	[捷克] 雅·哈谢克娃作 刘星灿译	
结婚礼物		56
一位教师的笔记		62
上 坟		67
斐迪南·莫什卡的情书		71
信 物		74
一位经得起考验的有福男士		76
对占有本能的修正	[罗马尼亚] 米·奈德尔丘作 杨学莒译	83
尼 奇(一只狗的故事)	[匈牙利] 德里·蒂保尔作 冯植生译	124

诗 歌

第六届德语文学翻译比赛获奖诗选

在一座小城	[德国] 贡·维斯泼尔作 张 敏译	199
阳光照耀……	[德国] 冈·库纳尔特作 张 敏译	200
这次大洪水之后	[奥地利] 英·巴赫曼作 莫光华译	201
这样或那样生活?	[奥地利] 艾·傅立特作 莫光华译	202

孤儿合唱曲	[德国] 内·萨克斯作	曾 浩译	205
致后人	[德国] 贝·布莱希特作	曲永祥译	208
美国黑人女诗人诗选		邹 绛译	
布鲁克斯诗九首			210
乔万尼诗四首			222

散 文

日本随笔小辑		文洁若译	
杂忆录(选译)		夏目漱石作	230
山庵杂记		北村透谷作	243
色 香		富冈多惠子作	246

20 世纪名家作品选登

偿还旧债	[奥地利] 斯·茨威格作	张玉书译	248
------	--------------	------	-----

世界文坛热点

高尔基的死因说和他的再评价		张 羽	275
---------------	--	-----	-----

外国文学名著插图选登

伊戈尔远征记	插图作者:[乌克兰] 格·亚库多维奇	301
--------	--------------------	-----

世界文艺动态

第114届芥川奖、直木奖揭晓(306) 铃木贞美的“私小说”新论(307) 马哈福兹喜爱波斯文学(308) 马哈福兹的电视片在法国放映(308) 戈迪默出版《写作与存在》(309) 1995年俄罗斯文学杂志的动向(310) 1995年度俄语布克奖揭晓(311) 塞拉获塞万提斯奖(311) 卡里翁获纳达尔小说奖(312) 1995年怀特布莱德奖授予女作家阿特金逊(312) 五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法国电影(313) 《加缪全集》与《加缪传》出版(313) 法国对拉什迪新作《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的反应(314) 厄普代克出版长篇新作(315) 艾·沃克出版回忆录《在同一条河中趟两次》(316) 奥茨发表新作《我活着为什么》(317) 布罗茨基散文集出版(318) 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出新作(319) 罗亚·巴斯托斯谈创作(320)

简讯: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介绍德国文学奖(123) 林林获“井上靖文化交流奖”(320)

致读者

(247)

美术作品

茅盾先生在寓所 [香港] 陈复礼(茅盾故居纪念馆提供)(封面)
茅盾先生肖像 高莽(封二上)
茅盾先生致马尔兹书信(手迹) (封二下、封三)
城市大全景 [法国] 马·恩斯特(封底)

本期责任编辑:许铎 李政文 高兴 卫文珂 李航 许金龙

张小军 严燕 严永兴

版式编发:庄嘉宁 布跃华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 100 周年特辑

今年 7 月是茅盾先生诞辰 100 周年。本刊辑录了这个特辑，以纪念和缅怀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新文化的一代伟人。

茅盾先生学贯中西，著译等身。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他又和鲁迅、郭沫若一样，是介绍外国优秀文学的先驱者。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他曾协助鲁迅先生发起和创办了《译文》杂志，译介过大量外国文学名篇，给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照亮暗夜。

解放以后，茅盾先生积极参与筹划，于 1953 年创办了本刊。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大型期刊。为表示继承和发扬鲁迅 30 年代创办老《译文》的传统，刊物当时定名《译文》，时任中国文化部长的茅盾先生担任了首任主编。从那时起直到 1959 年刊物改为现在的名字《世界文学》，茅盾先生以高远的眼光和深邃的感悟，直接指导刊物的工作，为正在从事祖国建设事业的各方读者送去精神食粮。

茅盾先生对本刊的指导是认真具体的，也是严格的。从刊物的方针任务到选题计划，从刊物编委会、编辑部的工作到与外国作家的交流，他每每不避繁琐，事必躬亲。他给编辑部的不少书面批示和大量书信，记录下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不凡经历，不少书信生动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值得一书的重要文学事件，同时，也阐发了他本人的许多精辟思想，体现了他杰出的品格。这些书信是茅盾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茅盾的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使人读来获得不少启迪。可惜，由于“十年浩劫”，茅盾先生的这些书信大多遗失或损毁。本辑收入的茅盾先生书简五封，是编辑部劫后保存的少数几封，在这里均系国内首次发表。本刊只对书信中的个别地方做了校正，并对有关的人

物和背景略作注释。曾任《世界文学》主编的陈冰夷先生也撰文，较详尽地介绍了茅盾先生与美国作家马尔兹文字之交的有关情况。当然，因写作时间较早或因相关史料的遗失，对有的书信的说明和注释可能语焉不详，这只能是一件憾事了。

对茅盾先生的创作，他在世界文坛的声誉，以及他研究、译介外国文学的丰功伟绩，本辑发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岫教授的文章作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论述。此外，本辑还收入《世界文学》前主编高莽先生的《茅公谈画》一文，读者从中不难发现茅盾先生儒雅旷达的风范。

辑录这个特辑时，本刊曾得到北京茅盾故居纪念馆的大力支持；香港摄影艺术大师陈复礼先生惠允使用他的茅盾先生肖像摄影作品作为本期封面，在此统致谢忱。

·卞 哲·

书 简 五 封

茅 盾

致艾·马尔兹* (1956年11月13日)

亲爱的同行 (Colleague) 马尔兹：

* 艾伯特·马尔兹 (Albert Maltz, 1908—1985)，美国作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翻译家沙博理回忆茅盾与马尔兹的交往时写道：“1956年，马尔兹读了我译的茅盾的《春蚕》。他给我写信对茅盾的文学天才深表钦佩，我把他的话告诉茅盾……马尔兹通过我把他的一些新作送给茅盾，茅盾推荐了其中部分作品给某些同志译成中文。我为两位作家传递信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文化革命’才被迫中断的。”（参见《茅盾书信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我很高兴地读完了你在九月二十一日寄出的信。

我感谢你对于我的短篇小说选集（春蚕集）所作的很高的评价。我感到十分光荣，然而也感到十分惭愧，因为你对于我的夸奖超过了我所应得的了。我把你的夸奖看作是对于我的鼓励，对于我的鞭策。我将永远铭感。但高尔基和契可夫是太伟大了，我即使再加倍努力，也恐怕是终于不能〔和〕他们相比的。

我完全同意你对于《大泽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批评。这两篇都是写得很不好的。特别是《大泽乡》，它的人物是平面的，没有血肉的，也就是说，是概念化的人物。我本来不打算把这篇选进去，但朋友们以为这一篇用的是历史题材，不妨聊备一格，所以就选进去了。

我的长篇小说正在翻译中的，有《子夜》，出版后当寄本请你指教。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你的意见，我很感兴趣，而且有同感。几年来，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或解释，有一些是存在着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的；有时甚至于不能自圆其说。今年上半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过不少讨论；有人主张不再用这惹起纷争的名词。我们这里也有讨论，但也没有作结论；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宜于匆促地作出结论。我个人意见，以为这个术语既然用了许多年了，也不似废掉，重要的倒是停止那些对于这一术语的简单化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解释，而需要考虑到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的特点，重新给它一个更好的解释和更圆满的理论。这是我的极不成熟的意见，不知你以为如何？你说你将很高兴能够和我当面就这问题交换意见，如果你有可能弄到一张来中国的护照，我诚心地祷祝，或迟或早，你这愿望将能实现。在我这边，我十分欢迎你能来我国访问，并且将十分高兴地为实现这一件事

而尽我的最大的努力。

最后，我请求你不要因为我还担任着重要的行政工作，而把我当作一个忙人或阔人。我依然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如果能为你效劳，我将感到十分荣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请你像从前那样写信告诉我罢，我当尽力为你安排好。

你附来的关于 With Laughter like a Bell^①的文字上的修改，我已经交给翻译者照改了。你所推荐的可以让我们寄出去的人名单子，我也交给外文出版社，他们将照你的嘱托办事。

我再一次谢谢你对于我和我们的工作的关怀和帮助。请接受我对于你的崇高的敬意。

你的真诚的

(茅盾)

致陈冰夷* (1956年11月13日)

冰夷同志：

马尔兹的来信^②我已读过。今天抽空写了复信^③，兹附上，请考虑是否就这样答复就可以了。翻译后请送我来签字。

信中关于我的作品的部分，把我夸奖得太过分了，我很不好

* 陈冰夷时任《译文》副主编。

① 英文，这是马尔兹写的一个短篇名，中译为《银铃般的笑声》，由黄星圻翻译，刊登在《世界文学》1959年第4期上。

② 指马尔兹1956年9月21日致茅盾的信。

③ 即前一封信。

意思。因此，我认为不宜于给《外国文学情况汇报》^①发表；因为，一则这是谈中国的一些小说，而不是谈外国文学，二则把我夸奖得过分了。

信中附有一张修改表，是对于他的作品“With Laughter like a Bell”^②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请您转交翻译者。（这篇作品大概何时刊登出来呢？）

信中又附有一张人名单，是要我们把《春蚕集》寄给这些人的。请你转交给外文出版社罢。

祝健康。

雁 冰

十一月十三〔日〕

致玛莎·米勒* (1956年12月14日)

敬爱的米勒小姐：

请原谅我耽搁了许多时候这才回答您在八月三十日付邮的信。

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下，我迟迟作复的原因：当您的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我是因为健康关系休假旅行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

* 玛莎·米勒 (Martha Millet, 一译“米列”，生于1918年)，美国黑人女诗人，她的诗歌创作受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影响较大。

① 《外国文学情况汇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世界文学》编辑部负责编辑的外国文学信息动态类刊物，现改刊名为《外国文学动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

② 同第8页注①。

工作人员因此就没有把信直接转交给我而连同您的稿子^① 交给我们约好的将要翻译您的作品的一个朋友，这样，由于事忙，联系不够好，我直到最近才从袁可嘉同志（他是担任翻译您的作品的）那里知道了这回事。袁同志写了一封信给您，现在附上。他对于您的作品的赞美，可以说正和我的意见一样。他所说的将要出版您的作品的新文艺出版社也是我国的大出版社之一，已经出版了许多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代新文艺出版社向您乞求给它以收您的作品的荣幸^②。我相信您是会很慷慨地给它以这种荣幸的。

《密西西比》等诗篇将在《译文》上发表^③。我们将把登有您作品的那一期《译文》尽快地寄给您。我深深地感谢您这样经常地热情地给予我们以支持。

这封信到您手里的时候，也许正值一九五七年的新年。我在这里祝您新年快乐，并且祝您在未来的一年中在创作上有更大更多更辉煌的收获！

你的忠诚的

茅 盾

十二月十四日 北京

附上袁可嘉同志给您的信。

① 米勒曾应约给《译文》杂志寄诗稿供翻译和发表。《译文》杂志当时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茅盾先生其时又担任主编，故米勒的诗稿可能是寄达中国作家协会茅盾先生名下。

② 中文版《米列诗选》1957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米勒在诗选中译本《作者序》中说：“《译文》主编茅盾先生写信给我，代表新文艺出版社要求把我一部分诗作译成中文出版……我感到极大的荣幸。”

③ 米勒的诗《密西西比》由袁可嘉翻译，发表在《译文》1957年第4期上，发表时用的篇名是《密士失必》。

致艾·马尔兹 (1957年12月14日)

亲爱的同事 (Colleague) Albert^①:

实在抱歉,我到今天这才来给您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写回信。可是,我盼望您能够原谅我的这样的疏懒;因为,今年夏天和秋天我们都很忙,为了反右派的斗争。十一月,我又出国一次,整整一个月不在中国。但尽管事实是这样,我还是表示十分抱歉,为的是又到了年底给您写信。

我猜想这封信到您手里,大概在一九五八年的新年(如果邮递不耽误的话);因此,让我首先祝贺您新年快乐,祝贺您在未来的年度中将有更多更大的创作上的收获。

您来信问到我的笔名“茅盾”是否第一个字“茅”是一个姓,是否可以称我为“盾”,如果我叫您 Albert 的话?我想是不可以的。因为“茅盾”这个笔名,只是一个字,“茅”不表示姓;正像“鲁迅”也是笔名,我们都叫他“鲁迅”,而不叫鲁先生或迅先生。

您信上讲到的那个影片,我很感兴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张影片的名字——这张经过您“治疗”过的影片。

您讲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您对这些问题表示了您的看法。亲爱的朋友,作为私人通讯,蒙您这样亲切地交换意见,我认为最大的愉快。我尊重您的意见,

① 英文,意为“(同行)艾伯特”,下同。

我也赞同您的极大部分的意见，例如关于正面人物的，关于一些苏联作品的缺点（人物没有个性，结构公式化等等）。但是，我的朋友，请恕我冒昧，我不得不说说我不能同意您把这些缺点都归咎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说，你还没看到一篇文章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解释（虽然讲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很多）。我还打算补充一点意见，就是那么多的企图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解释、规定它的任务等等的文章中，有不少篇是教条主义的、或者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最近一年来，苏联朋友在这方面已经作了许多纠正的工作。我以为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根据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近四十年来的文学实践，来研究现在我们大家所关心而且讨论的那么热烈的那些问题，从而逐步地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出比较完善的、全面的解释。

我猜想您大概能够同意这样一个看法：苏联的文学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和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就拿您的作品来说罢，您写过不少作品，我看您的《潜流》（Underground Stream）就和斯丹培克的那些最好的作品有其本质上的不同，自然也和十九世纪的那些现实主义文学（通常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作品总得有个专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比较恰当的一个。至于在这名义之下，曾经有过错误的理论（而且将来也还会有），生产过不好的平庸的作品，那是事实，但也是另一回事。您提到三十年代初期高尔基用过的“Socialist humanism”^①。我想我记得苏联在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名词以前，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提出过三、四个其他的名词。现在看来，采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比较恰当的。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是纠正那些片面的甚

① 英文，意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至错误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同时要从历史的发展、从具体的作品中，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找到更全面的丰富的解释和内容。这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时间和很大劳力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也包括重新为“现实主义”作个广义的解释；我以为广义的现实主义可以包括“Alice in Wonderland”^① 在内的。苏联也有相近于这样 Fantastic^② 的儿童文学，想来您也读过的。

我想我已经化费您太多的时间。我这些意见既不成熟，也无新的东西，不过我把和您交换意见，视为最大的快乐。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希望形势的发展能够使得您的访问中国成为可能，那时，我们就可以当面畅谈了。你信上提到去年的匈牙利事件而用开了 Pandora's box ^③ 为比喻。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最后从 Pandora's box 里出来的是“希望”，而现在，希望已成为现实，今天的形势比去年此时是大大不同了。我想这对于您的访问的可能性会有帮助。

我期待读到您的新作，——您信中讲到的将于今年完成的那个剧本。

另邮寄本英文本《子夜》一册，上面有我的签名，敬赠给您，作为纪念；但自然，尤其盼望的，是您对于我这本旧作的宝贵的批评。

顺致敬意，并祝您和夫人的健康。

茅盾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北京

① 英文，意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著名童话作品。

② 英文，意为“奇幻的”。

③ 英语，意为“潘朵拉的盒子”，下同。

致冯至* (1977年7月10日)

冯至同志：

囑写之文^①，算是写出来了。基本上是抄了你们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论点。但也有我根据自己理解而阐述的部分；这一部分我就自觉得没有把握，要请您以及编辑部其他同志不客气地审核和斧正的。这不是客气话。老了，读书少，思想没有长进，又久不写文章，自觉思想不开展，手也生涩了。

匆上并祝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沈雁冰

七月十日

陆续写完一看，太长了。请删削为盼。

* 冯至时为《世界文学》杂志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人。

① 1977年，《世界文学》历经“文革”浩劫后复刊，编辑部约请茅盾先生撰文。这里所说的“囑写之文”即茅公应约写的《向鲁迅学习》一文。茅盾先生1977年11月28日致作家罗荪的信中说：“……此文写了将近三个月，而且文中若干引鲁迅的话是抄用外国文学研究所早已辑成的材料。”（参见《茅盾书信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可能因此下文中有“抄了你们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论点”及附言中“你们也没有提到”等语。后《向鲁迅学习》发表在《世界文学》1977年复刊（试刊）第1期上。